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騰錄貢生臣王官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四

倉使類

賀留倉使

呂公著

擢從需雲任重使闕昕殿促朝認乘輶之風采庾臺恢  
建滯銜袖之天香上嘆賈以忻然吏聞滂而凜若有光  
臨遣幸甚同寅恭惟某官浮石清流爛柯仙品傳家遠  
業皆自出於機緘蓋世通才獨善藏於芒屨糧審迭更

於中外農祥妙著於勾稽半竹攸分甘棠勿翦帝興懷  
於先正民未遠於去思爰昇所臨庶幾是似雖曰肱股  
之郡聊為衣鉢之符然而治劇剽繁已彰殊效孰若觀  
風問俗庸廣周咨固不待於汎宅浮家則全藉之摘山  
煮水睠惟南嶠微遠尺天生齒寔蕃官箴少弛皇華風  
動俗預想於澄清宣室夜闌旨親承於密勿送之禮樂  
于彼隰原移今日之留中為後來之入侍某昨經崇闕  
獲際高標殷如金石之聲茲猶夢想幸甚櫟樗之質更

得因依慚馳傳之甫寧正飛芻之未達出多於入見不  
逮聞况如誣民核部之難又在通楮規鹽之外王事靡  
盥儻惠顧於同舟德音不遐願拱聞於避席

賀曾倉使

洪平齋

恭審詞綸渙寵庾節升華鳴履而上星辰夙仰望郎之  
宿衣繡而立霄漢聳觀膚使之風民皆歡聲物有生意  
恭惟某官學問正大典刑老成襲南豐之箕表宜並大  
於數世之後傳東萊之衣鉢早推高於諸公之間建安

卓犖之才名正始風流之人物翛然自得澹若無營利  
足餽人競嗜刀頭之蜜術能醫國獨藏肘後之方一斂  
武於粉闥久寄情於綠野手弄鑑湖之明月胸吞禹穴  
之晴雲琴本無弦句常有眼固可傲造物於靜中之地  
然豈置蒼生於度外之時夙駕起家薄言問俗乃睠江  
東之故國方移河內之窮民奪路殍於烏鳶雖識仁人  
之志空窖藏於雀鼠奈多黠吏之奸惟能正一道之利  
權斯可壽羣生之命脈皇華攬轡姑馳四牡之閑閑禁

角鳴鞘即扈六飛之耳耳某蟲冰見解螢雪生涯歲月  
消磨影隨羣飛之末襟期傾倒氣衰再鼓之餘獨冷自  
甘一寒誰念不圖采藻之樂遽托憇棠之陰俗客不來  
刮目對芝山之曉兒童相約歸心詠沂水之春

賀陳倉使

王臞軒

輟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  
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徃周諏岳后擁英蕩以前驅湘靈  
聞先聲而起舞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

易通神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  
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  
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  
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憶爐亭之舊橫經  
朱邸平分講幄之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材  
於冰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  
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留行與  
其圓枘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牙大纛從容於外況在



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  
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江湖唇齒  
為時一出寬上隱憂褰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折衝之  
畧必有偉舉以竦羣觀富貴浮雲固萬鍾之不屑蒼生  
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  
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  
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菽水始仕  
曰筮或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為正才

疎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諧鍾釜之養敢昧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賀陳倉使

王臞軒

出綸閭闔乘傳蒸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耀輜軒部民舞手以交歡屬吏舉

杯而相賀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塲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地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贊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斬色早奏勲於淝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溺

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  
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客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  
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迫於雪  
車舞綵袖於春輿遂蔡端明便親之念鳴木鐸於石鼓  
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  
之小試闔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  
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一州者而惠  
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粟可賤乃賢

相之遺規用悝而年不飢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  
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  
駕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  
以訐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疎而意廣位  
卑而言高幸甚以隣境之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  
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  
儻軫薄雲之念異洪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括  
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君子之心

賀王倉使

王臞軒

輟班郎省司庾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青氈猶舊皇華  
使臣之風采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竊謂將指  
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亶為遴選東南之  
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况當水潦  
飢饉之後尤多溝壑流離之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  
有和氣某官章天奎璧鎮地嵩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  
稱相種一鳳獨儀於天表見謂人豪垂陞舍選以策勛

力遜孤寒而斂步遊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  
赤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之  
功入綴周行不趨捷徑朱轡出守追還樂職之驩謠白  
鹿崇儒喚起爐亭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召歸雞舌之  
香方薰豹尾之班在邇人皆為之愆憑公獨付之笑談  
一節請行六丁莫挽維先文定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  
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是祥祉如是雖隔賢聲刑獄  
幾何錢穀幾何素閑相業世道隘甚人物眇然四牡載

馳少駕輕車於熟路三槐無恙歸留一柱於明堂伏念  
某家地單平性天蒙眷二載身依於綠水一朝望斷於  
白雲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何心有鹿  
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為活幕府戍期之已及書生宦  
譜之未閑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  
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於成是所望於尊明  
庶少逃於瘴曠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  
和氣願回於黍律



通王提舉

李梅亭

抗章引外揭節司平正士去朝四海之疑未釋望郎問  
俗三湘之幸則多况以部刺史之天來臨舊令尹之地  
民信之矣帝念在茲某官天韻崇磁風猷膚碩學問廣  
大日光玉潔而蛟翔志氣清明燭照數計而龜卜早提  
邑最入踐朝行徧儀清選而人訝其遲立登要路而公  
不之領古之君子寧可祿歟而氣豐今之謀人詎恤身  
進而德退拂衣勇甚攬轡慨然載歌小雅之皇華復願

大招之清絕我聞在昔三異具見於一同民到於今五  
善固忻於重拜所虞駟召靡俟雁回某去國三年起家  
二郡瞻霄漢之佳士昔蒙或輓以或推蓬瀟湘之故人  
今乃受容而受察偶甫至承哉之壁末由望使者之車  
文儒申申既喜迎柳公之不遠武岡矯矯亦幾見王導  
而無憂

通王提舉

劉後村

天惠七閩褰帷而至地環百里傷錦是憂拊水蹟以自

危凜霜威之難犯敢陳固陋以瀆高明某官經明而行  
脩德盛而仁熟草元之作可方揚雄尋微之功不減輔  
嗣蓋其經緯乎皇帝王霸之學固已馳騁於學校科舉  
之時文獻足以接前脩策畫足以定大事把臂入章泉  
之社抗禮分水心之庭奉盤而推要是吾儕之盟主持  
券而取宜為天下之美官奈何稍繇博士議郎寔遷郡  
國守相靜觀時事寧無憂宗周之心勤撫細民不見薄  
淮陽之意厥今勃興睿聖並攬英豪方欲人之作新故

選使而按察然而以言乎內則脈病已久以言乎外則尾大可憂世無排難解紛之才坐視至此公有捋焚拯溺之志徐行可乎天將開平治之期上必付圖回之柄詎容遐壤久借福星某少不勉旃今何為者橫戈出塞悼往日之狂圖築室反耕付此生於定命迫於養志遂爾折腰以鹿疎無所用之才當敗壞不可為之處未嘗習事使治劇以撥煩不善生財欲幹無而為有按臨之下汰免則宜昔嘗拜紫氣於路旁今仰視皇華於天上雖

車笠之頓異尚轡銜之小寬如緇衣兮不足辱好賢之  
數言墨綬者儻為霽行部之威

通王倉使

方秋崖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凋邑  
於江東睠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聞里父老私相  
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擣玉兔之毫幾  
跨金鰲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  
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當其呈

琅玕而叫閭闔謂已朝閭風而夕崑崙胡為勇去於箭  
班迺肯平放於粟庾意者皇華之遣簡於清燕之間若  
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弊人無  
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竊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  
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宇  
之香遄直花塲之暖敢端此笏引睇於庭某技止黔驢  
璞如鄭鼠三戰犇北燈寒幾絕於韋編一官落南衫老  
半枯於荷葉每賦澁勒檳榔之霧雨偶脫蕭條茅葦之

瘴煙迄班引於嚴宸復驅來於債縣至則數家聚耳坐  
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幸粉榆之  
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雖迫殊於寥  
寞既成大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黷盛心不任  
覲面

通徐倉使

林克齋

藩屏疇庸放綽從天而下庾臺將指持節被江以東茲  
九重引近之有光且一道平頒之攸賴風聲戾止觀聽

翕然矧綴屬於下陳輒贊名於尺納某官雙溪擢秀六  
館蜚英煌煌華國之文科第直俯拾爾磊磊濟時之畧  
州縣豈足留之姓名果徹於凝旒步武頓開於亨軌擢  
由金耀式是璧流給札玉臺織天孫之雲錦雙書天祿  
登道家之蓬萊屬九虎之啟扉俄三刀之入夢淮邦草  
木已稔識於威名江國生靈慨每懼於乾溢界之英蕩  
被以光華廩粟腐紅茲暫司於斂聚索荷持紫佇入侍  
於邃嚴某才下亡庸命竒寡偶蓮泛莫裨于寸畫瓜時



已上於更書劃聆濡轡之來正值儆裝之際願承約束  
棲燕幕以奚安或假黃緣登龍門其自始

通徐提舉

王臞軒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宏開方覩鳳閣舍人之樣遐  
氓何幸驩迎輶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某官  
清凌氷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在得  
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  
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緡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

經玉邱朝吟苜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祕儲敷歷錦窠之  
清選使其道之少貶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不苟  
同直節堂堂而難登進仕之巧者爭趨金湯許史之門  
公獨凜然自修召杜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於千里  
故若溪之最徹於九重果錫召環重登緊地不屑枉尋  
而苟合徑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  
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析者未歸白粲價翔誰與  
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為甯於國中碩鼠之貪不

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誣度必可釋於顧憂矧聖  
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  
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答之磊砢喬松合作棟  
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  
世又寡殿廬校藝疎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  
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尹幕  
之游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察於  
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以巨

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  
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通提舉李監簿

戴象麓

拜命環旒陞華玉節帝念江西數郡率多室垂磬腹隱  
雷之氓公實斗南一人宜散錢流地粟雨天之惠九重  
妙簡一路歡謠披心屬吏之恭頓首慶函之上某官民  
之父母學者宗師胸中三光五嶽之氣金筆下六經諸  
子之學粹一襟間雅曠然野渡之橫舟衆妄洗除澹乎

止水之在坐所養者孔孟聖賢之學力故用則堯舜君  
民之事功至今南豐昭武之父老相與言雖古中年潁  
川之治行不是過盍趣入鸚班之覲胡尚勞駟轡之馳  
天憐民貧茲土幾罹於兵旱人僕公久福星爰出於虛  
危再三念艱食之窮氓第一講常平之荒政歲熟則貴  
糴人饑則平糴天地此心冬暖無號寒年豐無啼飢父  
母其德下車未及兩月之久闔部已拜幾分之寬歡呼  
行路之口碑歌誦治人之手段民何幸甚天實福之挽

起西江願早徧鮒轍斗升之水召還北闕即近依龍顏  
咫尺之天某眇然書生冒此邑寄加之寇燬繼以旱荒  
艱阻備嘗鼠技嗟已窮於五孤寒誰援鵲枝空自遶者  
三幸天開臨照之明俾日竊帡幪之庇第當膚使涓吉  
建臺之日適值小吏謁告還舍之時既不能負弩以先  
驅且併與毗函而後至僅方祇戍懼莫逃愆江湖不計  
鳧雁去來仰祈涵育天淵各遂鳶魚飛躍尤賴作成

通福建李提舉

方壺山

躡跡宛鷲嘗望魁躔之色叨榮壯駱得親使節之華平  
生素見許以襟期聯事又相關於脈絡喜而不寐辭以  
見情恭惟某官貫日忠精彌天聲價奪龍頭而賈餘勇  
早嘗空冀北之羣執牛耳而主齊盟今見推斗南之一  
頃鄉鄰之有鬪入帷幄以贊謨迄今五羊之境安全藉  
六鰲之名重其出處進退之際乃理亂安危所關遂上  
蓬山胸著青藜之劉向至躋粉省眼空皓首之馮唐幹  
魁柄姑少遲之扈屬車豈不可者屬時皇上惠顧閩中

閱四方霖雨之恩普一道福星之照公舉刺而吏貪之  
墨洗薄征斂而民力之賴蘇凜然如大行臺謹焉號真  
刺史然而時尚多故事有至難百年之局面轉危諸賢  
之國手可想力不弘固無以勝此任用未盡亦何以責  
其功世道如斯公等安在竚繇膚使徑拜頭廳永留槐  
位之芬芳大究菊坡之事業某去國三暑錮身一寒懶  
再乞於鏡湖欲永尋於盤谷忽叨乘傳莫許循牆顧筋  
力之支離且聰明之殫淺非得使者體何為馳原隰之



車政恐好事人欲勒回山林之駕幸是觀風之部最為  
近水之臺甘苦必均休戚必同有無相通緩急相應與  
故人飲雖非廉訪之所宜為君子僚惟願箴規之樂告

上王提舉

方秋崖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蘓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  
不為李將軍之地倘可置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  
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  
予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

姓察吾政而異兒傍之雉已難揜於先生然則攀附者  
雖私情而其提挈者乃公道不知僭矣請具陳之伏念  
某藐然孤蹤竊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  
兒薄吾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鬱鬱而居此豈區區  
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  
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  
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然否則既歸之久莫非王事  
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

實為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雁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  
如春風其道即元氣方落筆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  
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  
此學者之斗北為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  
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識韓荊州蓋  
久已傾心於門牆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  
以藉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回馮提舉

方秋崖

草木之同吾味方將式干木之間宇宙之有此山乃莫  
挹浮丘之袂但指隱居之處所留為他日之緒談恭惟  
某官親傳太極之圖妙得先天之易江東獨步今有大  
馮魁下一星共推宿老亦既幾年於茲矣尚馳六轡而  
去之意者嘻笑怒罵而成文章自負無虛於名下如使  
趨趨囁嚅而處富貴亦盍浩然乎山中細書聊為夫蒼  
生平準何嫌於紅腐民方難食忍獨愛南山之雲帝有  
恩言其為激西江之水姑勿罪歲今行召卿某謬悠其

人漫浪而仕奈何命也盡信書如無書歸去來兮子  
非我安知我自返蓬蒿之徑屢尋香火之盟竟為此行  
殊不自意慨山人去而猿鶴怨誰與晤言使嘉木秀而  
禽鳥鳴敢無對非

回胡提舉

李梅亭

訢合守符載馳使節田里之無愁恨已茂民庸原隰之  
有光華宜膺君選恭惟某官器姿凝遠德履端深迎寒  
露置玉壺抗而不濁懷連城佩寶璐即之也溫有華左

輜詳試右翊斂嚴瀨釣竿之手將賦歸來摘武夷粟粒  
之牙猶煩料理龍光甚渥牡轡如濡君乘使者車民知  
免矣詔詣行在所予日望之方欲通咫尺之書乃先勤  
四六之惠某老未得謝命作納言不善斷而汗顏稍麾  
即去望持斧之直指更勉其駸

代回湖南楊倉使

楊誠齋

顯陞簿正改責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上民尤望  
賜故資原隰之驅畫繡分光宵衣寬顧恭惟某官性資

寬粟材具碩膚觀其不憚州縣之勞固知必為廟廊之  
器兩著捍城之績去則見思一罹枕塊之悲毅然執禮  
既畢祥琴之御爰膺戎器之除適是重湖年飢而用不  
足加之諸洞地大而藥易牙欲其澄清知所斂散非輟  
寬聞通敏之士難課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  
氣突不黔席不煖了無偷安避事之情居有倉行有糧  
會見節用愛人之學某賀我選厥逢人說斯暮見吳山  
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願功名垂久遠之看

外宗正類

賀新南宗

王臞軒

領鎮房山司宗睢邱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  
班天屬生值聖時爰與第一人而為長潔蠲吉積登進  
賀床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淳  
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芒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光之  
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材任觀化  
宣風之重寄居庸巨鎮价藩揚六纛之威被省華階跬



步眡三台之秩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  
信厚之風成宜訓齊之遴選維時族老方堅戀闕之心  
帝有恩言亟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大  
則教令易孚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沛易楚詩之化  
惟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  
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鈇鉞方欣於南下袞  
衣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師言允穆宗室為相者  
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紹興之始伏念某癖

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  
列陛乃惟疾聲大呼之讒來倚席以何顏嘆無羶而獨  
冷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驕貴與居凜有風霜之懼  
所幸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末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提  
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劫修來仙李蟠根固可使猗  
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通南外宗使

王臞軒

斂衽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

光敬飭墨卿晉干籛帥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學問  
工夫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祕出處氣節有慶歷元祐君  
子之風鼓琴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戲翰墨  
咳唾珠璣春容正始之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  
吏其諸異人壯縣蜚聲棠陰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容  
池綠水之猶香湍入綴於周行得與聞於國計使其少  
貶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  
人嘆橫舟於野渡公惟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訊籠

鵝之沼豐湖剖竹嘯歌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屏優  
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庶貪而起懦厚德足以雅俗  
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領郡則繭絲之不急豈特  
武穆文昭之裔屹若維城抑令召父杜母之謠驩然載  
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金甌  
之簡記脩名不朽留為玉牒之芬芳伏念某樣不入時  
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  
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濤之巨測嘖有煩言然浸

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寒峻從臣簪  
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  
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  
間亦何至此一歸蓬華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隨  
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屬  
者笑之顧才踈無事長之能而學淺犯為師之戒幸偕  
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况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貴愛  
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望於儒宗庶息嘲於

士友收名定價倘蒙大戊子之知噓枯吹生自賀雌甲  
辰之遇

通西外宗使

楊誠齋

弭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邸獲分太乙之光  
輝敬飭墨卿晉干籤帥某官清凌沆瀣和毓均倪學問  
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祕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  
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歷宦途而恬退春風鳧鳥  
清閒鳴單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恥皇皇

於人爵甘落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留朝蹟春陵監郡  
平分濂溪霽月之華炎嶺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污實  
政紀山林之野史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屏  
風褒詔分司於仙籍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公內重  
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然而風濤如此人物眇然衛社  
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所  
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難兄法從之舊瓊好為出  
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

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  
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叵測嘖有煩言然浸潤之  
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峻從臣簪筆以  
主文衡衆皆阿意以取容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掄  
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前亦  
何至此一歸蓬革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隨得翹  
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為炎官熱屬者笑  
之學殖久荒冒犯為師之戒心茅滋塞殊無事長之能



頃襍被以東歸擬樞衣而北面久羈逆旅莫候前驅襟  
期雖企於門牆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  
而提撕之以玉於成敬薰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  
居易既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覬覦於羅致

通西宗趙司直

方壺山

仕東平之鄉久親丈席依西宗之邸容試絃歌入闔收  
宗族之書知公唱理義之學翕然相賀前此未聞某官  
燕邸諸孫文公高弟五天精舍超然公子其間四書深

衣匪獨勉齋之授教自博而入約仕將行其所知立朝精神治郡保鄣乃有憑國城社奪民田疇疏亟上聞白叟為之吐氣侯舍我去黃冠出而噬人節相傳以為高論不售而奚樂恬然閉戶久乃司宗小試而人屈之私淑乃吾願也中庸旨趣昔者親聞之師麟趾衆多更以告語其族向同歆異白放賀竒悉揉而惟正之從知偏者非材之過宗室知道此風漢晉所無師保相王吾國周唐之邁某游浙奚遇登門獨榮退後墮山邑之窮翻

憶職宗庠之舊欲前若繫敢質所聞武城以愛人稱季  
宰以治賦升是文學未始不適用然政事非輕於分科  
使二子而生於今則一世之論必異乃如愚見終不願  
健令之名更請誨言或庶幾聖門之意諄諄毋吝切切  
有祈

通西外趙判宗

危巽齋

屬尊麟趾率歸糾合之中郡昇龍溪幸與照臨之側敬  
修詞命下通姓名恭惟某官毓慶璇源分輝寶葉氣和

而守正學博而用闕文采宣明宛在劉向李邕之右議  
論濬發深得晦翁濂溪之傳名隱隱以雷霆任駸駸乎  
霄漢入司天憲民自謂於不寃出綰邦符政復多於遺  
愛爰以東平之善遂司西外之盟磐石一強維城增重  
佇膺紫詔趣侍凝旒豈無他人孰若金枝之秀不有君  
子誰叅玉鉉之崇某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牆于  
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  
河潤千里豈無及晉之波厦廣萬間是亦屏周之意

回西外趙知宗

陳寶總

駕壯罔功暫叨承攝傳魚有爛猥辱褒揚味譙挹以難  
勝拊疎庸而知愧某官諸姬為近大雅不羣左戚右賢  
偉獨高於今世文經武緯殆遠過於古人有嘉磐石之  
英暫典維城之彥地分南服天簡中宸旋錫寵於雁行  
益增崇於麟趾克先睦族允資糾正之才周重強宗即  
荷便蕃之渥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堪森繁劇之滿前凜  
憂危之填臆胡能全璧但屈指於言歸尚藉斷金式傾

心於賜誨

回西外趙知宗

林克齋

大君有命申攸寵渥之新伯臣司宗無越耆英之舊方  
屬籍視儀之始亦侯邦借潤之初某官胄出神明學通  
今古論議冠諸宗室夙擅白眉老成尚有典刑今推黃  
耆燕閒雖暇涵養益休鴻寶之方自竒謫仙之詩無敵  
矧年高而德劭且屬近而行尊典周室之宗盟宜存司  
於麟趾爲劉氏之祭酒行入對於龍光某正爾依仁欣

焉聞命敢謂別裾之未久遽蒙染翰以相先一日有似  
於三秋悵阻置杯之敬兩地匪遙於千里幸分鄰燭之  
輝

代回西外趙知宗

李梅亭

疏詔東平展親西外王曰叔父立愛始於家邦汝作秩  
宗受祉施於孫子棣華韡韡瓜瓞綿綿恭惟某官大雅  
不羣為善最樂箴規磨琢蹈衛武之流風忠義輪囷策  
劉向之封事庸專糾合之任助成睦族之仁周之宗盟

誰若滕侯之長唐之宰相豈遺德裕之賢某側聽渙揚  
未遑旅賀召伯分治諒信如麟趾之詩長卿倦遊愧莫  
續兔園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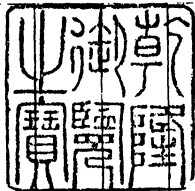
代回西外趙知宗

李梅亭

小宰立班愧星辰之曳履大宗維翰貽月露之連編雖  
過乎情良感此意恭惟某官忱恂有守信厚不浮主天  
揖同姓之聯肅然糾合盡日宣三德之敬莫不浚明雖  
云為善之居家尤樂推賢而報國有革新渥猥及陳人



某司臬亡庸共工甚忝虎拜稽首願觀蕃錫之榮龍作  
納言已懼曠官之辱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貢生臣王 官

欽定四庫全書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五

京尹類 附留守類

賀趙京尹

王臞軒

羽儀卿士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  
在果弄印以授克輦較肅清紳縷交賀某官學精六典  
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竒氣節朱虛侯之耿介早  
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作冰人語不能枉

尺為清要地而少畱甘請一麾指瀟洒亭而徑去隨上  
輔畿之最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衷糾正列曹之淑慝  
調肺助鼎習為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先寧皇  
留以遺我眷王畿之千里畀帥閭之十連少尹舊遊回  
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將攝鴈  
鶩之玩而以威繩狐鼠之奸而以法寬一分之民力散  
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驩迓碧油之元帥鈞衡虛左佇  
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經行

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十二載  
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効於微官直道事人安敢肆幕  
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樞之門  
牆猶未入羣儉之陷竅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容受察  
之方新一喜一懼之交集切傾心於教誨更借力於提  
撕誰為之先倘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婦  
之容

賀戶侍表京尹

王臞軒

申命地官正名法從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剴裁因都會之輿區增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亟開聖代之風雲兩禁驩榮三輔燕喜某官神幾而傑識風裁以威儀不動如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鏡燭今天下之隱憂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之至劇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竒爰被真除之寵竊觀前代間得真材將大用以成格天之功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撥煩暇豫有無不治之規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權之事業是以

經綸宰相不於章句書生故元和之崔由戶侍而登天  
聖之劉自開封以拜然特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省府  
以並為其事蓋古今之罕儷問三司則使副之職兼舉  
言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光前絕後之勲緩笑微吟之  
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方需於賢臣聖主留遺於  
聖子攀鱗附翼儼為天緯之儲作雨濟川佇副巖瞻之  
祝某微蹤並塞頻歲驅軺芻與牧以奚勞匠負承而有  
擢俯慙吏鞅曷造廷紳良由託萬間以鎮凌雨之搖吹



金定巴... 卷十五  
六律以鼓潛陽之動自傳命緯如擢心旌知公望之皆  
歸卜疇庸而預喜崧嶽之函萬象或免伶俜泰階之正  
六符終依造化

賀戶侍袁京尹

王臈軒

民曹奏最卿貳為真經賦獨裁裕三司之大計神京仍  
領寧十國之輿區廟朝一倚於論思省賦兩優於煩劇  
師言交暢天寵又新某官以巖廊之材恢山岳之望抽  
闕啟鑰會融千古之經綸挈領提綱神妙百為之操縱

用明以恕濟正於權通禮樂之淵微贊謀謨之宥密範  
圍羣玉犀利五兵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而有要不移  
尹正就亞司徒欲酬甚偉之功姑拜真除之渥蓋縱橫  
泛應事幾者難為智而雍容坐鎮雅俗者易為賢夫孰  
無堂上之書鮮或中經首之會惟批卻導窺之際游必  
發硯則臨機制變之秋決河注海所以斷大疑立大務  
必非取常士用常謀仰窺責實之規摹預卜濟時之勛  
業周流罔滯安靜不移內如千仞之轉圜外若百雉之

按堵一洗清談廢事之弊盡革叔世好名之風聽履上  
星辰不能以寸濟旱作霖雨惟乃之休某樗櫟無庸節  
麾久寄猥玷匠丞之權又升計指之將良由托萬間而  
庇旁風鳴六律以溫寒谷其如技竭不勝務殷雖故步  
之可尋豈後艱之必濟瞻雲霄望河漢倘終覆露之私  
貫歲月傲冰霜誓守堅凝之操

賀趙尚書再留京尹

方烏山

輟臨邊閫留衛神臯蓋京師諸夏之本根所宜先固而

公族王室之枝葉當務親承故薦屈於尹釐以內資於  
經理青氈復舊紫橐增榮某官振振之英溫溫其德音  
語妙天下機軸一家風采動朝端羽儀百辟氣吞八九  
雲夢腹有數萬甲兵惟冕旒獨厚於眷知故輦轂夙資  
於彈壓方其始至已知游办之有餘比及重來尤覺輕  
車之就熟惠極羽鱗之及姦無毫髮之容清不可干寧  
免求全之毀久而自定益彰難掩之名况當規恢大業  
之秋可乏經濟中原之手果膺異數往控上流然大臣

不可暑行未容遠役知淮陽徒得君重孰與內輕因存  
司雨露之邊而聽履星辰之上驩傳三輔豈惟竹馬之  
爭迎職復司空允謂承明之三入展儒者已試之效佐  
君王內治之規國本一強皇威自遠夷吾在江左今復  
奚憂蕭何鎮關中終觀能用某謏焉故吏淒其冷官昔  
一見遽違有負千里投公之意今已睽再遇豈無三語  
為掾之階信幸會之自天知命通之有日趨承方快自  
賀良多廣厦萬間喜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乞成

鼎邊雞犬之仙

通袁京尹

部

王臞軒

昕廷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劾官復玷紅蓮之幕  
府三薰子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海碩德  
挺身任重六鰲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  
足自佐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英轍周旋之  
殆遍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瑑美仙源一代帝墳  
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畧濟時振起

過江諸賢之弱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  
京榮躋班使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北之事紛然  
符移旁午戚畹貴臣之盤據豪民巨姓之根連得地大  
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尤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畫餅  
之空談付以事機徃徃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  
人當紛紜瀕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轂之下必先  
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問不至廟堂有地官在如聞訪  
落欲即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為相然張敞

為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  
雨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揆久虛行看黃麻之宣  
布修名不朽要垂汗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  
為活比奉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喉觸  
諱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既不上於  
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己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之銜  
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覲祿縱三千而弗及此悵  
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遇低頭入幕教



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牆宦學賴得師之益寬為程而  
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隨履之微或有大呂黃  
鍾之重橫寶在道敢祈表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  
仲宣之遇

留守類

賀陳丞相建康

楊誠齋

疇咨上宰居守陪京一相揭日月之光俯江淮而下燭  
萬乘分旌旗之半俾夷夏之聳觀某官至學潛天孤忠

貫日惟其凝然之風度歷萬變而不搖是以坐之於廟  
堂則四海之自治豈時變之難合乃身退而愈高赤烏  
來朝儼二童而及馬蒼生相賀幸兩鬢之未霜方倚討  
謨之深以輸旦夕之弼如其留鑰毋易者英保釐東郊  
如畢公卧護北門如裴度暫大金陵之燾即青王氏之  
璽某違離門牆荏苒歲月不自意其末路得再見於清  
華

賀張魏公判建康

楊誠齋

制詔舊德藩宣陪京留丞相於關中深託本根之重用  
真儒於天下大新朝野之瞻某官學術咸三道原貫一  
得仁者之靜應羣動而不窮叅化育之誠聽萬物之自  
遂補天而莫見其妙洗日而不言其功顧德裕何負於  
敏中乃元稹自憎於裴度憂以王室居江湖而未忘樂  
乎韋編言洙泗而無間人仰傅巖之雨天開衡岳之雲  
帝予右之已恨不早公其來上勿徐其驅姑煩東土之  
保釐暫倚北門之卧護乾旋坤轉方用夏以變夷風輝

日舒要整軍而經武仰惟勲德之元老素定國家之遠  
謀諸將震於威名百蠻問其容貌正賴指縱迄成掃清  
安石其如蒼生何已快老成之起司馬復相中國矣佇  
觀書贊之新某自負荒涼恭承覆載文席之侍玉振每  
得而聞尺書之論金滕今近乎識

太守類

賀平江趙守

洪平齋

恭審課最周藩班升曉閣奎躔新度視文昌公座之尊

磐石舊封增扶風三輔之重旒倪歡抃麾幟精明恭惟  
某官行整而氣醇材周而學邃九霄玉露抗仙掌於建  
章柏梁之間萬里銀潢泛靈槎於黃河崑崙之表天不  
虛生於龍種人皆想見於麟儀洗京洛之緇塵訪江湖  
之竒觀為民司命與國分憂慶朔堂前細轉春風之有  
脚滕王閣下橫陳秋水之無波上方深思肺腑之臣公  
乃近牧股肱之郡勢強宗翰福及王畿趣下詔以召叅  
爭遮途而借寇爰進弘璧天球之直又為清香畫戟之

留昔者房喬首冠瀛洲十八人之選今焉黃霸獨高穎  
川二千石之功有開入相之基即鬯致君之業某埋頭  
塵駕寄命恩閱頃嘗曳裾於天府之遊辱賜推轂於公  
車之辟奈迫倚門之望徒厘飛騎之追竭來東楚之平  
反聳聽西清之顯耀起而舞手知所屬心月朗虎丘臨  
照何分於疆界冰寒燕谷生成早轉於陶鈞倘借餘波  
終歸大庇

賀真州洪守

劉後村

伏審申錫壘書榮分符竹迎鑾置郡舊稱江左之雄藩  
當宁選侯暫屈朝中之名勝甫先聲之入境已和氣之  
滿城矧肆走趨敢稽迎候某官風規高潔宇量崇深蹈  
名義之大閑讓文章之正印忠宣仗節何慙歸漢之蘇  
卿文惠秉鈞不減過江之王導玉帶樞臣之碩畫金蓮  
翰長之雄詞亶惟明公克肖先烈頃陪髦士驚振振以  
于飛既覽德輝鳳縹縹而高逝斂青雲之逸步尋綠野  
之舊遊會在廷渴見於嚴徐而中禁嘆無於頗牧亟頌

一札趣建兩輜廟論憂邊方急防秋之計家傳許國寧  
為擇地之謀迺眷吾州號為重鎮雖長江天塹誇洶湧  
之波濤然數處風寒合綢繆於戶牖諒規模之素定使  
精采之一新澤中之鴻鴈莫居帳下之貔貅稟令前旌  
所指樂哉皂蓋之行春左轄久虛行矣青氈之復舊某  
讀書雖苦涉事至迂耕汾曲之田可支餽粥遮長安之  
日誤棄釣竿本深入於閩中忽遠移於塞上倦遊已久  
念自放於一丘泥古不通了莫諳於三尺竊承開府預



恐曠官倘尚寬震懼之威庶獲舉平反之職哀矜勿喜  
蓋其少小之所聞深刻寡恩諒亦君侯之不喜

賀池州焦守

鄭雪巖

伏以君辭天陛剖竹齊安我往日畿乘輅浙水雖似燕  
鴻之相避詎容魚鯉之未將同年得無情乎交隣胡可  
廢也恭惟某官為廷唱首本儒者流授一編書才優王  
佐學萬人敵氣壓將家出入禁闈之中拱揖冕旒之側  
密承師錫昭布外庸壯長江之波濤誰思飲馬宣朝廷

之德化旁及離鴻直追令公威名豈羨營平軍冊某同  
登龍虎榜久別鸛鷺行覲面莫踈知心已久聊憑尺楮  
少將末路之敬恭行造雙旌共話當年之塗抹望風增  
喜有語莫殫

賀瑞州游守

孝嚴

辛鄂州

恭審一札塗芝五符分竹捲珠簾之雨悵別日之何多  
頌錦江之春幸趨風之未遠湖山改色牙纛增輝恭惟  
某官卓爾燭微英標映世武夷之峰峭拔心跡雙清紫

陽之學淵源父祖一脈影纓膺仕驅駕榮塗才無施而  
不宜治所至而輒最升華舊府列屬容臺化北溟之鯤  
薦乘泥軾集議堂之鳳載擁朱轡豈康廬彭蠡之能淹  
宜堯陞虞廷之迅召勾稽棘寺簡在楓宸進陟三丞已  
密鄰於要路歸尋一壑何勇退於急流世共仰山斗之  
文公合整雲霄之武西江道院南服名邦聿求二千石  
之良以廣十萬戶之福絲綸天落襦袴春融鑄頑成仁  
豈俟涪翁之語安老懷少益明夫子之心選表可期入

覲伊邇某家舊受廛於宇下身今寓跡於鄰封顧方需  
次以杜門側聽涓剛而開府馬策不進燕賀未遑遐瞻  
碧落之堂如隔蓬萊之水裁小夫之竿櫓聊致敬恭有  
先人之田廬尚依帡庇皈心徒切營叨亡竒

賀瑞州游守

湯息庵

恭審鳳詔起家魚書領郡簪盍德星之社夙幸論交槎  
通靈漢之津茲欣遡潤輒憑寄鴈寅慶拂龜欽惟某官  
精識際天懿文振古典刑是似英英御史之名家悃悞

無華繼繼默齋之的嗣早騰清貫寢簡皇明金耀主書  
旋贊奉常之禮樂緹輿斂惠洵馳刺史之旌麾泊棘路  
之躋聯叅稼卿而進貳氈還可俟鴻去彌高屬勤宣室  
之思首遴御屏之選寵分半竹來訪瑞芝雲出無心睨  
偃松而懷古春如有脚俯翠樾以供唵襦袴詠歌鼓角  
謹亮賦成道院信眉父老之相安圭覲禁墀拭目公侯  
之復始某淒其假守久矣懷歸歛聆盈耳之謠亟飭建  
牙之賀襟期維舊輝暎方新虞號唇齒之依相望接吟

游夏淵源之素尚  
丐餘波嚮詠維深  
染濡則淺

賀瑞州游守

陳乘之

芝檢放香竹符疏寵昔居烏府嘗登名侍從之門今受  
滕廛又覩新使君之政未展望塵之拜敢稽賀櫝之恭  
欽惟某官天韻宏深風猷凝遠家傳詩禮學宗東魯之  
師門盛衣冠人誦西平之子典刑是似譽處俱揚一通  
籍於金閨端進班於玉筍華參省架謹簿書文籍之藏  
班陟社司明禮樂典章之故自為丞之再轉旋出守而

一麾六鰲方載於瀛洲五馬又驅於蜀水眷茲斗壘著  
此星躔製菡萏酌清泠賦韻尚傳於山谷垂天虹度雲  
巖詩篇猶憶於誠齋矧今道院之主人來自武夷之仙  
洞百萬戶蒙福已聞襦袴之謠十二旒簡知佇復囊種  
之舊某壯行漫仕老去投閑思觚稜之重遊恍如昨夢  
玩珍臺之真樂頗遂初心託身蒙地主之恩共社有年  
豐之樂偶然浪出訪尋坡老之雪堂久矣懷歸願傍召  
公之棠舍編摩語淺贊頌情深

賀鎮江守傅侍郎

洪平齋

恭審自天錫命易地建藩紫橐聲華共識西清之法從  
碧幢號令鼎來北固之主人旄倪歡呼鼓角喧亮恭惟  
某官姓名日月氣節華崧文輅商周可謂昌黎之篤道  
言稱堯舜無如孟子之敬王早蒙護獲之知徧歷高華  
之選每於器能政理見所舉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蓄  
之彌明翔而後集爰徑登於禁路遂獨立於諫坡秉節  
如中流砥柱之不移遇事雖驚雷破浪而不懾善類倚



之而增氣僉人聞之而寒心倦從豹尾之游願奉龍潛  
之最民庸幸甚國論謂何瀟洒玉清無限愛棠之父老  
周遭鐵甕有來騎竹之兒童矧此名邦為今要地控天  
塹於萬里煙濤之際拱日畿於五雲霄漢之間知謀帥  
之良難喜得公而為重好是天球琰琬翻奎壁之祥光  
不妨羽扇綸巾挹金焦之勝概聊屈掌北門之鑰即歸  
幹西府之樞某稅駕未能植牙在望尚想樓頭望眼歸  
兩淮形勢之圖還思江上一尊吊三國英雄之志

賀建寧守王侍郎

極

王臞軒

林不廬厭直帝綈疏榮待對松堦涖寧廟藏書之府剖符  
竹使在阜陵潛邸之邦單車一來千里胥慶某官西州  
人物前輩風流抉雲漢之章最宜為誥擺雷硠之筆得  
所以言入而論思出則藩翰丹山碧水本全閩第一之  
州鞞鞞裋衣分徒列連營之伍屬汀邵之煽變初招捕  
以兼司繼命庶官成驟重驟輕之勢肆胎竒禍於一頓  
一笑之微至煩水西許之兵入戡火城中之難收拾餘

燼歸為長雄增竈取贏幾千人矣籌沙唱飽其屢空乎  
鵠既富於黃金權遂傾於皂蓋以至不掉殆將倒懸惠  
然肯來有豹尾雞翹之彥齊之以禮誓狼貪羊狠之驕  
不踰晷刻之間遽復承平之舊淮陽非薄長孺已藹治  
聲朝廷深知弱翁即趨嚴召某密逃空谷背縛衡門有  
事西疇方耦受廛之父老不知東騎莫隨騎竹之兒童  
得之所聞喜而不寐桑麻影裏願觀仁政之濃桃李光  
中庶養病身之佚

賀太守謝刑部

王暉軒

伏審陞華寶字移鎮玉山碧草綠波殊鬱蔥棠之父老  
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安得一語借冠君於帝前  
正恐兩州爭杜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  
府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聲鄙堦砌  
之蘭世共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巨公使吾君為堯  
舜之君今猶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存其  
子孫獨先生自取之庶有識者見謂之屈屢乞一麾而

去過飛五袴之謠方茲蹈德而詠仁奈何奪此以與彼  
雖未覺雲霄之迥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  
俟駕而歸覲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賴撫摩凋瘵之餘坐  
而堯言進而舜趨於獻納熙恬之盛某猥誤衮褒之辱  
每虞錦製之傷嗚鳳凰於高岡式俟九苞之瑞世搏鯤  
鵬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

賀太守劉寺丞

方秋崖

伏審夙戒麾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閭闔正聯星宿之

班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  
恭惟玉篋黃鍾之函和瑤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為表暴  
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  
此所謂真道學早策勛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  
職徒勞人洊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次尚參計相  
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  
蘊何厥聞之甚都龍左角為天田肆陞華於九扈驂右  
駢者刺史訖自詭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

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年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為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為保障為繭絲凜乎掣肘公既至止吾甃夫披雲霧而覩青天敢忘賀厦為草木而到君地或可逢春

上豐真州

有後

劉後村

奉幕府之文書昔嘗依於麾下主功曹之刀筆今復入  
於彀中何所取材居然蒙幸敢飭牋題之陋僭干榮戟  
之嚴某官直氣蟠空清規照世單傳名節實惟元祐之  
故家尚友英豪見謂北方之學者卓爾門庭之自立恥  
於蹊徑之旁通頃從國老之招出贊戎昭之重箭已傳  
於瓜步烽遽徹於甘泉衆議畫江恐投鞭而飲胡馬公  
方乘塞獨移書以折佛狸迨息肩載續於舊盟乃絕口



不談於前事晚繇半刺往建兩幃方此憩棠已盡銷於  
囂訟政惟拔薤遂見忌於強宗一筭徑上於漁舟四壁  
了無於鶴料嘆滔滔之皆是而皦皦之難全賴朝廷之  
深知屬疆場之有事擔江慷慨天知祖逖之精忠對壘  
雍容人伏羊公之雅量方且外招流附內拊凋殘大而  
經畫於中原小則蔽遮于吾圉倘來富貴諒久付於浮  
雲不朽功名定有光於信史某頃繇祿仕早誤賞音性  
不通方動與世人而寡合衆皆欲殺獨蒙執事之憐才

初不吏於朱雲每待延於枚叟愧酬知之無地乃抱痛以不天空使時賢見誚景升之子豈無先友誰憐嵇紹之孤買山之興甚濃擔墓之詞良苦昨聆剖竹漫意彈冠第歸閩者累年無入剡之一字當趨事赴功之際自審濶疎矧操心慮患之餘頓忘精銳不圖狂簡尚挂辟書廟堂知出於無私士友或疑其不稱拊丹心而感慨常中夕以激昂懷燕昭市骨之恩慕豫子漆身之報然某戴星即路觸熱沂灘值漲潦之奔狂駭風帆之淪覆

已借十口下從河伯之居偶有扁舟來起湘纍之死幼  
稚僅逃於魚葬衣冠蓋甚於懸鶉况生涯盡化於波濤  
而性命僅存於絲髮進已資身之無策退將避事之有  
嫌却返敝廬共卧牛衣之疾重尋來路自憐雁影之孤  
漫揮衰涕以泣岐未覺驚魂之守舍今者既趨京輅密  
邇麗譙度已耗之心思決不堪於事任何以舉賤有司  
之職得無辱大君子之知簿書之間類非所能恐上煩  
於程督筮楚之下何求不得竊有意於平反苟不愧心

是為報德

通建寧葉尚書時

劉後村

長六官於禁近昔銜選授之恩倡九牧以蕃宣今玷附庸之數世未有不難之縣令身獨逢易事之府公敢飾鄙詞以干嚴分恭惟某官高明而密察博大而崇深疇昔並遊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知有熙寧元祐之朋自為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連帥之任惜善類如衛頭目愛吾民若養體膚議令則欲寬一分理

財則欲捐末利君實視副樞之貴莫肯次遷富公當新  
法之行獨云不曉至今甌粵衡湘之境皆有召杜龔黃  
之思逮寧考之末年召耆英於邇列灼知聖意欲付事  
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馮於玉几羣公翊戴瞻龍氣以  
雲從一老傍徨抱烏號而雨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遂  
繇喉舌之司來鎮股肱之郡其出處語默之際皆理亂  
安危所關黃髮番番焉可捨朝廷而去赤烏几几終當  
過廊廟之歸某號為狂生名在惡子臂紅旗於塞上力

戰無功叱黃犢於田間躬耕不飽加以親頭雪白先緒  
仄寒項於吏部以覓官適直明公之典選誦句百僚之  
上即日知名割炙衆賓之中滿堂動色特捐大邑俾字  
小民蓋有愛當世人材之心豈專為通家子弟之故然  
而曩收虛譽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惡乎折獄流  
涕秉牢盆之筆何以生財雖素為大尹所知恐不免督  
郵之辱凜冰淵之戰內駭湯鑊之臨前尚賴涵容少寬  
休迫以繭絲為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倘芻牧不求安敢

逃距心之罪陳情之始空臆以言

通興化范太守

王臞軒

出綸閭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胸中時方倚重元  
結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闖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  
起敬恭惟某官清凌氷柱峻埒斗杓月旦題評元方季  
方之行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學遍諸老之  
參著書作千載之計屬權姦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  
世瀾趨相與染曹蜍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

紉蘭自馨食藥有味迨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  
冠所挾者高尤難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  
為枉尋直尺以留中惟莆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  
以公為忠信慈惠之長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  
已歌來暮吏狃於政弱而垢玩民困於軍興之誅求剋  
肉醫瘡甚矣羣生之寡遂酣歌常舞幾於一國之若狂  
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為一方疲氓之幸仁必有勇嚴  
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則家有左饘右粥之樂



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  
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為儒而迂入仕而  
拙愚戇既見排於紹定疎狂復不合於端平竊祿祠庭  
已自分煙霞之疾贅承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平生  
於方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  
之誨以為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新沐循良之德化  
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漳守鄭左司

王暉軒

綴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史題  
輿之望偶叨恩而起閒散得帥屬以奉教條敬飭墨卿  
敢干籤帥恭惟某官清凌氷柱峻埒斗杓昔在元樞不  
作漢唐之人物篤生令子克紹韓呂之世家方在盛年  
見稱偉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  
底吐氷人之語一麾出守毫端宣澤物之仁奈西風之  
塵一高而東山之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  
懷已並復齋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

化新琴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繇郎闡之雋武叅  
樞掾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之  
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為時出龜山又不  
合而去正坐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道汗隆之所繫  
比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眷言清漳之名區宜有  
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襦袴藹然崇教尚文振起紫陽  
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隱之寬條惟是時事日新善  
類星散朔黨洛黨之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

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  
堂某徒有苦心本無甜舌慧拙既不容於紹定疎狂復  
見斥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煙霞之痼疾筭星泥軾何  
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生而  
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為鍼膏起廢之方嘉與  
同僚欽奉循良之政令願言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南劔守游郎中

劉後村

問縣譜於山陰方懷憂責瞻耆英於洛社喜識典刑以

半生薰炙之心寓一紙干麾之敬恭惟某官任重而道  
遠源深以流長以游先生之故家從朱文公於精舍方  
執經講河汾之曲高弟固多及逢掖立魯門之東一儒  
而已早著勲名於荆漢晚陪議論於朝廷觀其諤諤以  
昌言豈不凜凜而可畏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  
忽見孤鳳之鳴疏傳而竈婢出驚自去而畫工圖繪著  
之廊廟真如太史所云在彼澗阿深得考槃之樂屬逢  
初政起牧鄰邦得喪付之無心出處莫不有義過里門

而下慕恬侯之謙恭露印綬於懷笑買臣之膚淺靡待  
藩條之布佇聞驛召之來某潦倒不堪欽崎可笑醉登  
廣武嘗妄議於英雄病卧壺頭始回思於鄉里亦既買  
山而隱矣乃如有物以敗之而况邑介通衢身居謗府  
若之何而施設可以免於悔尤如公之賢舉國所敬雖  
不至言游之室頗思避齊相之堂法令為師敢襲漢儒  
之卑論詩書執禮庶聞夫子之雅言

通吉州史太守

洪平齋

伏以訪小范老子之舊遊愧承遺俗望六一先生之故  
國喜在下風輒抒削櫝之恭庸點製鈴之聽恭惟某官  
丰規峻整氣度深閱鼎盛一門獨抱富貴不移之志瀾  
翻萬卷欲乘功名自至之機氣吞牛斗以何高手格象  
犀而甚勇半千逢運四十專城清香凝寢以無心白粲  
連檣而滿眼羣兒相賀歡傳太守之中和萬馬不嘶聳  
動元戎之號令隱如敵國倚若泰山要驅沸鼎之遊魚  
悉解佩刀而買犢謝安之屐欲折亟收敗賊之功魏證

之笏尚存益振傳家之烈某侵尋老景鞅掌偏州登陸  
有四明舊矣聲聞於東越滙澤為彭蠡今焉派接於西  
江念其臭味之同假以旃幪之託庶幾知免尤切傾依

通迂歐陽太守

洪平齋

伏以渙發綠縑鼎來皂蓋六一先生之家法在覺斯民  
小范老子之藩條復見今日歡傳騎竹風動采芹恭惟  
某官氣明且清識遠而粹攬天地之秀於筆下沛若湧  
泉納古今之變於胸中燎如觀火志不求於速化事惟



應於無心用能大其所居之官於以培此有用之業問  
津三輔迂徑五溪陶鑿蚤為禮義之邦洗炎障為清涼  
之境方返南州之旆又分東國之符乃睠螺洲旁連蠡  
澤漢潘君忠烈之可想唐魯公典刑之具存近觀兩年  
至易三守出則振使星之風采入則耀郎宿之光芒盛  
事可書芳塵有繼慶朔堂之坐嘯雅稱凝香紫宸閣之  
趨班即看鳴玉某薰鹽風味燈火生涯十廬占天目之  
陽夙依喬木倚席噉芝山之麓行挹甘棠喜後學之知

宗望先驅而起敬力張是道端屬其人沂水詠歸首肯  
與舞雩之會點魯宮蒞止更期頌修泮之僖公

通新贛州葉守

戴象麓

伏審光膺鳳檢榮領虎符真館優賢久嘆老成之去國  
侯藩擇牧深嘉鎮撫之得人都邑均庥輿情胥慶恭惟  
某官斯民元氣前輩盛心風雲飽溢於壯懷嶽瀆間鍾  
其偉器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之不渝清絕一塵  
炯若木蘭之墜露文追五色皎然玉樹之臨風温乎廊

廟之珍允矣搢紳之表時方期於霖雨公乃抗於浮雲  
信知士夫進退之難獨得古人出處之大高標山峙素  
履淵澄然杖屨東山之風為先生則甚高矣而升斗西  
江之水如細民之久望何帥垣方力薦之初天子嘆相  
見之晚亟下楓宸之命即分竹使之符十八灘之上流  
素稱名郡二千石之重寄茲得真儒佇觀渤海賣刀之  
勲即膺宣室前席之問某鄉閭晚出州縣謏才屬除目  
之初傳動鄉心而增喜一邑如斗幸依東藩千騎之雄

尺素馳書少壯南豐一辯之敬其為頌詠罔既編摩

通丁太守

牟存齋

玉座疇咨金郵迅喜間臺泮奐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  
府浩瀼乃幸屈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  
首以篚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翻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  
柱高標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  
轉柁勢壓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闕於朝著京  
之西蜀之表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冉除

麾之交映俄主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  
之權七兵有秩覽蒼錄考工之記五雉惟修步武峻窮  
功言炳蔚以韓吏部斗山之望叅裴丞相淮蔡之軍方  
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  
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令威之城郭草廬龍卧豈容閑  
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俄移輪於熊軾粵惟吉水  
實號輿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醉翁之文墨誦連檣之  
句世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典刑之邦著此當代

文章之手操旒念念惠顧遠民步屨村村爭誇新尹玉  
符訢合竹馬驩迎近事日存已揭使華之樣遠猷心渴  
諒虛從索之班某鈇槩罔功緹屏非據昔寄巢雪外固  
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諸侯之節  
度將幸識荆之有日孰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道不憂  
貧已躍躍志得輿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歲毋徐徐為緩  
轡之行

代通南劔守徐兵部

方烏山

帝懷望郡詔選倫魁恰則十年合身坐池邊之鳳却來  
千里覺光搖津底之龍謹飭魚緘往迎騎足恭惟某官  
忱恂而毅莊粟以溫論議崇敏不忝董子孫弘之對淵  
源深遠嘗遊陳方康成之間由其三塲非為喫著之謀  
是以九遷不出丞郎之選允哉任重而道遠何其勇退  
而守專睠鐔川之名都為戟寢之勝處今暫屈六鰲之  
彥豈徒榮五馬之觀名節竒芬訪了齋翁之手筆問學  
墜緒續龜山老之心燈時則優哉游哉志其大者遠者

明教化而采魯侯之藻平獄訟而種召伯之棠和氣溢  
而歌麥兩岐巨姓馴而拔薤一本無愧經史之紀載又  
特事業之緒餘百年幾見之聲名立矣千載不朽者官  
職云乎執事勉之斯文幸甚某蝗粟無補牡駕胡為奇  
哉八郡之同寅森若三星之相望况輝躔其尤邇切華  
潤以滋多安敢強顏褰帷裳於上坐徒能洗耳來襦袴  
之新謠欣幸方深挾濡靡竟

回新守陳

夢龍

劉後村



當宁掄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稽太守之章父  
老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修書札以候節麾恭惟  
某官書讀五車辭傾三峽朗陵荀有文若視元凱而有  
光靖恭揚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俊造之選號  
七閩文章之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後進佐陪京  
之留鑰風月存分牧思陵之潛藩瘴煙一洗蓋趣召吾  
丘而奉計顧重煩韋守之凝香眷此邦人種何福德鴻  
碩照臨之未遠象賢選擇以重來昔尚父報政於齊何

其疾矣國僑遺愛於鄭誰其嗣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  
眠事光復周公之舊宇增培召伯之憩棠歷觀舊史所  
書鮮如今日之懿譜端明之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  
紫薇莫須公等某坐虛名之過實為衆毀之求全岌岌  
之蹤甚危狺狺之吠未息身離禁苑永孤明主之知名  
列黨碑尤當累臣之罪自嗟垂暮偶未溘先躬詩書以  
教子孫力田園以奉公上聞雙旌之孔邇扶一杖而起  
迎太守賓懽猶記鳴禽之同樂郎君官貴恐難行馬之

重窺

回新守趙寺丞

劉後村

溫詔趣行輕裝赴鎮閩嶠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人  
望結輩之來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候雙旌恭惟某官  
講貫於家庭切磋於師友黃巖萬家之邑藹若誦弦西  
橋諸趙之賢尤其冠冕迺如執事克肖前人其踐履則  
司直奉常其施設則省郎中祕三載令君之勤恤百年  
父老之去思洎擢廷紳蓋旌縣譜為丞再轉少留宜列

宿之可攀乞郡三章勇去雖六丁而莫挽莆本樂土守  
多名卿屬此儉荒加之供億遣防江之戍衛募入水之  
飲飛西北之事會無窮東南之膏血已竭國有三空之  
患孰不懷於隱憂民受一分之寬公盍念於斯語靡容  
席煖即有壘衾某妄想灰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  
嘗接緒言今為負耒之民已尋初服聞涓上日喜托餘  
齡騎竹迎細侯固難入小兒之隊尋花訪野老尚能和  
大尹之詩折屐之深濡毫罔既

答鄉守潘宮教

劉後村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久屬望於英聲使  
君徐徐其行孰不歌於來暮亟馳尺牘徃候雙旌恭惟  
某官稟奎昴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生於寶  
婺而偉人多出於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實踐柱史  
殿上之叱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單傳麗澤之  
學不由介紹自致清華東觀羣儒推蔡邕尤知漢事太  
學諸生曰韓愈宜為人師厭輦轂之紛華愛桐廬之瀟

洒衆歌別駕詔遣追鋒長孺廷之直臣有足憚者梁王  
上之介弟遂使傅之但嘗為朱郎之賓鮮不在烏臺之  
選視猶浼己義不呈身對揚咫尺之威枚數中外之事  
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為動顏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  
色莆方弄印帝命剖符俗無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  
病鄉校之議自孟子已形巨室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  
理可屈權勢不必參伍以問牛馬當如中孚之及豚魚  
小國寡民未究師儒之施設聖君賢相方褒牧守之循

良煖席未皇予環不遠某乾淳舊族海嶠孤生四紀驅  
馳人知其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擢以清望官素進士任  
子之品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轍以茲蔽罪良所甘心乃  
若騰樂羊之謗書殆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加于丹  
頸寬恩獨念其白頭獲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之且  
至將扶杖以願觀僕視彼徐穉任棠則憮然侯賢於陳  
蕃龐參也遠甚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孫不  
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旃

回瑞守游寺丞

趙提刑

奉天子詔分刺史符製菡萏於劔池古稱道院憩甘棠  
於南國今得仁侯受幸突來協寅有幸某官丹山英氣  
翠竹高標周程問學之傳挺然祖烈嚴徐侍從之選籍  
甚父風以闕閱之貴游尚州縣之歷試頃守星渚治潁  
川欲俾我民之寬幸有若士者在一札載頒於禁掖兩  
轡游駕於高安善推所為不勞而治老手便劇郡想凝  
畫戟之香雅意在本朝行復青氈之舊某無堪諏隰有



愧空囿忽聞軍將之打門喜得詞人之居牧江山千里  
雖未快眉宇之瞻臺郡一家所願為臂指之應疊疊欲  
謝草草是慚

回游瑞州

趙崇潔

裁容臺損益之儀僅知從長載宥府編摩之筆猥使魚  
官中懷叅竊之羞外借推揚之重恭惟某官風猷凝遠  
地望高華祖烈有傳浚源流於伊水父書早讀開步武  
於甘泉得諸服襲者不凡隨所發揮而愈偉蓋繇棘寺

晉儀帝左右之班自詭竹符嘉惠江東西之境方渤海  
甫下車之始為高安洗珥筆之誣閭閻風草之不驚田  
野耕桑之自樂維其時矣適當五月報政之期歸我公  
兮迅輅一札成文之寵某非材共二取數過多甚慚謝  
牘之魯臯過辱慶函之鄭重俎豆軍旅之事皆所未聞  
簿書期會之間願言共濟情真舄倚語絕稊敷

回游瑞州

馬裕齋

甘泉從臣之真方拜誤恩於神甸瀛洲學士之直忽叨

隆委於陪都泰切亡堪游揚有自愧謝言之未控驚慶  
語之先馳某官達識周才遠心曠度建中御史之裔代  
有聞人紫陽夫子之鄉地鍾間氣幾更出長而入治不  
知內重而外輕屬駕朱轡肯臨翠樾製劔池菡萏之服  
名譽亦香叅愚山簷葡之林丰標自潔郡真成乎道院  
民胥得於湖山昔四岳而今潁川固爾公爾侯之表先  
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吾相之心會有召環趣登禁甬  
某師干初試邊遽適殷江隔東西願借斗升之水禮尚

來往先交咫尺之書歸侍無央鋪張不盡

上游瑞州

金之炎

中興南渡久聞御史之家薄宦西江猥忝諸侯之客自  
賀茆芹之生意宛同花木之向陽闔燕寢以齋心差鱗  
緘而曝敬恭惟某官標凝霽月襟貯清秋生武夷洞中  
之天百年文獻立伊川門外之雪一脈淵源膏馥三萬  
軸之牙籤曲調五十絃之錦瑟其立也獨故進退出處  
一付諸天所養者深故窮達得喪不易其操名高見忌

道大難容聖朝非不用人矧是名門之舊君子豈容去  
國苦於公論之無芥視榮華棄輕去就帝念江南之右  
瑞為望郡之雄勝緊翠微曾著鍾離飛墨之蹟先賢清  
節猶帶醉翁吟筆之香而况錦水市河福地已符於佳  
識蘆鞭席帽天街近喝於狀元宜此擁麾暫馬稅駕一  
琴至止五袴懽如出佛手以救度衆生試仙方而甦醒  
羣命前召後杜吾於明公見之左禹右臯是特分內事  
爾伏念某金華晚學壁沼陳人初竊一官頗負雞出籠

之喜坐遲遠次復懷鳩控地之羞人共嘆其淹回已獨  
安於恬退徒以欲報罔極之德正當既喜且懼之年俶  
聽報瓜亟驅行李拜二蘇之遺像挹三劉之高風雖決無  
倚席之踈或難道在城之刺孰為道地我有使天夜雨  
青燈祇分鄭廣文之獨冷暇時鈴閣拱聽朱夫子之的  
傳鑽嚮方深秣靡不足

上游瑞守

王監庫

國用充於外府績茂贊丞庫官辱在底僚禮端趨事

立下風而起肅滴晨露以箋忱容德如天布心有地某  
官大林喬梓衆芳蘭荃問學光游氏朱氏相傳之燈人  
物方韓公范公齊驅之駕雍容大雅長記先君子之典  
型奕煜令名可謂士大夫之融顯自異清風而飛鳥漸  
階丹地以彰纓好溪不妨風月之遊星渚會是江山之  
主公道大明於棘路庶政宜禪於穡臣古井自止無波  
之心長松益茂凌霜之色高安稱道院正須山谷之大  
書歐陽為寺丞已召初僚而草制自參寺事克當上心

監臨藉以分勞出納確然奉法為國家惜貨幣之積如山象父祖賢侍從之除有日伏念某才拘尺短心力寸耕曾踵美績聞之無稱視學古入官而有愧屬皇上軫及先臣之留笏而相國忍困人子於負薪指鈔引以受官期莞庫之儲士縱許望塵入局之拜奈速觸事面牆之譏徵福先公得師宗匠誓將勤而補拙庶矜愚而愛能情知有所托身高飛恨不挿羽觀道德聽教誨偶同退之為吏之逢相啓告慕慙第慙武侯集忠之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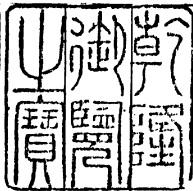
拳所寓嘒嘒奚殫

通游瑞州

吳雨巖

里中一別慨轅轍之差池江上相逢幸節麾之聯合翩  
然雲翰賁此風帆恭惟某官明茂凝姿惠和毓德祖風  
未遠親接元公正公之傳家學相承又濟默齋受齋之  
美既源流之甚正宜標致之不凡班筍屢催上恩濃甚  
觀桃懶詠時論韙之多幸劒池丹井之民久借皂蓋朱轡  
之蔭簡靜柳武陵之政清廉張職方其人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已闕上聽侍從論思獻納之選即踵前芳某久  
已勸遊冒當分遣守三尺法豈能小大之得情改一封  
輶顧使東西之惟命揣已若為而稱任同寅正喜於得  
賢數及瓜而代之期去何疾也念維梓必恭之誼能勿  
誨乎心之精微辭不宣也



翰苑新書續集卷十五